

昏君赵构的另一面

萧易

赵构即宋高宗,由于接受秦桧的建议,处死了岳飞,在青史上留下恶名,通常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胆怯无能的昏君,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,有着鲜为人知的一面,赵构在位36年,稳定住了南宋的草创局面,从很多历史事例来看,作为一个中兴之主,宋高宗其实算得上一个颇为明哲的仁君。

首先,宋高宗自青年时代起甘苦备尝,自身始终保持着简朴的品德。他不热衷女色,餐食简便,每餐仅面饼、馒头和煎肉。虽定居杭州,却时常

回忆起当年南迁的艰难岁月。他不喜好奢侈品,“尝诏有司,毁弃螺蚌淫巧之物,不可留。”北宋亡后,有人送来当年宫中的几斗珍珠,都被宋高宗投入河中,北宋末年的荒淫朝风从此销匿,南宋百年的基业也就此奠定。

其次,宋高宗对法制建设颇为留心,他提出了“立法贵在制”的法律思想,认为法律过重或过轻都无法取得效果,只有符合常情,才能行得通。“为法不可过有轻重,惟是可以必行,则人不敢犯。太重则决不能行,太轻则不足禁奸。”为了秉公执法,他

常常阅读司法奏折至半夜,反复斟酌,因此也要求司法部门对工作同样认真不懈,“朕在宫中,每天下奏案至,莫不熟阅再三,求其生路,有至夜分。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,凡于治狱,切当留心,勿草草。”

宋高宗的仁厚还体现在他对待普通宫人的态度上。据说他在德寿宫进御膳的时候,每次都要准备两副碗筷,自己想要吃的菜,就单独夹出一份,饭也单独用调羹盛一碗,而且每次夹出来的饭菜都会吃得干干净净。吴皇后问他为什么这样做,他回答说,因为多余出来的饭菜是要留给宫人吃的,他不希望让他们吃他的剩剩食品,所以单独盛出一份来自己吃,如此体贴的言语,谁敢相信居然出自一个著名的昏君之口呢?

摘自《北京晨报》

公。等鲁国军队送自己外甥想进齐国时,齐国的军队早就守在那里,关闭了边境,鲁国军队想硬闯,哪是齐军的对手,一仗下来,大败,连退路也让齐军给包抄了,只能认输。拒绝自己的哥哥回国和自己争君位,显然不是齐桓公的最高目标,他的最高目标是永绝后患,让自己的哥哥去阴曹地府列入刑列宗。于是,就让人威胁鲁国说:“纠是俺哥哥,我不忍自己下手杀了他,你们结果他吧!管仲、召忽(纠的另一个亲信)那是我的大仇人,我得亲手将他们剁成肉酱,才能解恨。”这时候,鲁国人也顾不得自己的外甥了,因为不答应齐桓公的要求,大军就要攻入本国,权衡再三,就把纠杀掉了。而管仲被鲁国人关进囚车,送给了齐国。

齐桓公当初也非常很差点要了自己命的管仲,想把他弄回来慢慢折磨死。而在他即位中立下大功的亲信鲍叔牙劝他,说你们这是诸侯国的霸王,一定要重用管仲,这哥们在下的能耐超强了。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话,果然重用管仲为相国,君臣亲密合作成就霸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佳话。

玄武门之变后,太子李建成的谋士魏征,后来成了胜利者李世民最重要的谋士,这是管仲和齐桓故事的唐代版。对管仲、魏征这样的人,后世掌握话语权的士人都能理解,因为几乎所有读书人心中,都有“鸟栖良木,士择明主”的心结。

摘自《阅读经典》

胡雪岩三招识人

郭龙

清朝晚期的时候,做钱庄十分赚钱,因此胡雪岩决定自己开一家钱庄,可是胡雪岩自己因为还有许多生意要打理,实在腾不出手来打理钱庄,又不愿意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。这时候有人给胡雪岩推荐了刘庆生,刘庆生原来也是一个钱庄的伙伴,据推荐的人说此人十分能干。

可是胡雪岩不放心,决定亲自考察一下这个人。一天晚上,胡雪岩把刘庆生请到自己的家中,一坐下来便东拉西扯地聊了半天,胡雪岩意在考察刘庆生对待像他这样闲扯的客人有无耐心,而经胡雪岩观察,刘庆生态度和蔼,没有一丝一毫的急躁,这第一层考察胡雪岩很满意,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耐性。

接下来胡雪岩便是考察刘庆生对钱庄的熟悉程度,胡雪岩问了刘庆生许多钱庄生意上的难题,刘庆

生都据实回答,而且有板有眼,很明显刘庆生是一个经营钱庄的高手。随后胡雪岩又假意自己离开太久,问及钱庄中有大钱庄小钱庄各有多少店面,规模如何,刘庆生不假思索地便一口气把所有钱庄的资料报了出来,名气和实力回答得一清二楚,这一点令胡雪岩极为赞赏。

最后,胡雪岩表示聘请他做伙计,又给他一大笔钱,叫他去租一个小规模的钱庄,胡雪岩是想通过此次举动来考察刘庆生能否放开手脚来办事,有没有办大事的眼光。一个月后胡雪岩突然回到钱庄,胡雪岩也不跟刘庆生打招呼,而是暗暗地观察钱庄的营业状况,最后才到后面来见刘庆生。刘庆生把钱庄的账簿让胡雪岩过目,胡雪岩接过账簿看了一眼又递给刘庆生说道:“账就不必看了,明天我要去京城办一件事,需要用一部分钱,现在钱庄有多

少现款可取?”

刘庆生没看账簿便开口答道:“现在店内有七万五千两现款可取。”胡雪岩又问这两天可有顾客来取钱,刘庆生说有,胡雪岩又问,“那么目前留下周转外,可以取走多少?”刘庆生答道:“留下周转,可以提走七万一千两。”

胡雪岩说道:“好,你给我把这七万一千两提出来,我明天去京城用。”刘庆生马上从账房提出了现款七万一千两交给了胡雪岩。胡雪岩露出了非常满意笑容,因为他并非真的要用七万两银子,而是借此考察店内收支是否准确。

于是,胡雪岩心中的最后一层顾虑也消失了,正式聘请刘庆生为钱庄的副手,代理钱庄的各项事宜。果然,后来刘庆生把胡雪岩的钱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胡雪岩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得很大,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胡雪岩很善于识人、用人。而胡雪岩考察刘庆生的方法可谓独特,在刘庆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便把他的情况考察得一清二楚。

摘自《意味》

射向主子那一箭

十年砍柴

公元前686年,荒淫无度的齐襄公被自己的堂兄弟无知杀了。无知自立为君,当然也难以服众,第二年又被齐国贵族联合起来给杀了,这时候他们必须找回齐襄公两个流亡在国外的亲弟弟,而小白回国继位,他们俩都有毋庸置疑的资格,谁先回来,谁就可能先当上国君。

当时哥俩跑得都不远,纠在鲁国,小白在莒国,都与齐国相邻。按理说,纠比小白年纪大,而且继位的综合条件更好,他的母亲是鲁国公族,那可是周公之后,政治地位排第一的诸侯国,而小白母亲是卫国女子,显然不如鲁国那样有影响。在为外甥争君位的竞争中,那鲁国是不遗余力呀,因为鲁国人知道,齐国太强大了,动不动就欺负鲁国,如果自己的外甥做了齐国老大,鲁国的处境会好得多。而且跟着公子纠逃亡的是齐国第一大谋士管仲,跟着公子小白的是管仲最要好的朋友鲍叔牙,其智谋才能不如管仲。鲁国派出一支军队浩浩荡荡地护送自家外甥回齐国,在齐国没有君王的混乱状态下,鲁国的这一举动对齐国朝野的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。而小白了,很可怜,没有一个好舅舅、好外公,只能带着包括鲍叔牙在内的几个随从回国。

表面上看小白没有哥哥那样的硬后台,但为人心思细密,早在少年时还待在齐国时,他就和齐国两大长期掌握大权的家族国交往甚密。齐国一发生最高权力空悬后,高、国两位权臣马上派人去通知小白快回来。而公子纠也非等闲之辈,他料定弟弟回国的路线,让最信任的管仲带兵在必经之路上守候待免,等小白三两人过来时,管仲一箭射向公子小白。

巧,真是巧,箭射中了小白的腰带扣,腰带扣是金属做的,而那时的腰带扣比现在的大多了,能当护心镜用,这腰带扣救了小白一命。小白这位奥斯卡影帝级别的公子,演技太好了,立马倒在车上装死,管仲以为自己消灭了自家主公君位的竞争者。

小白的死不要紧,要紧的是公子纠得想小白被杀死了,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,心想反正江山就是咱的,没必要走得那样急,估计一路上鲁国的地方官得设宴招待这位未来的齐国国君,走走停停六天才到了齐国边境。在争夺国君位置这样高级别的比赛中,那真是一刻值千金呀。

小白就进了齐国,在两大权臣家族的帮助下,安定了军心、民心,登上国君之位,掌握了最高权力,这就是后世非常有名的齐桓

通县教书时的知情人,张先生正是这样的角色。一个电话打过去,不在;两个电话打过去,忙,忙着在外地张罗诗坛盛事(他是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)。于是就等,这一等就到了不期然相聚在东莞。十天之久,我确认张先生绝顶聪明——莫误会,这和葛优的光头调侃无关——他写得一手好字,打得一手好乒乓球,不愧是欧阳中石的密友;口才之外,交际、组织才能之外,更写得一手妙文,亦庄亦谐,卓尔不群。

茶凉了,再换上一杯。下笔,鬼使神差,竟画了一幅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什么意思呢?是我想唱,不,是我心里在哼,“十五的月亮,升上了天空哟,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,我等着爱情的姑娘哟,你为什么还不过来哟……”歌声飘走我的少年,歌声飘走我的青年,然后又闯入我的中年、老年。啊,猛地一棒,我已进入了老年,我辈俱已进入了老年。“元知造物心肠别,老却英雄似等闲。”而歌声仍然悠扬,自在悠扬,忘情悠扬。这要感谢玛拉沁夫,是他在生命八九点钟的节骨眼儿上创作了这首歌词。此番,我们随他一起玩在东莞,乐在东莞,梦在东莞,“作家各自一风流”。

抬头,突然感觉房间分外亮堂,阳光,是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。啊,太阳出来了!眼前的太阳,记忆中的太阳,白灿灿、明晃晃地叠印在一起。毕竟,此日轮不同于彼日轮,岁月如四季嬗变,往事如舞台换幕,心绪如白云翻卷。景不留客,客不留步,步不留影。唯有,唯有萍水相逢之际的真情,似冰包雪裹的童话,值得用细火慢慢烤来呢。

摘自《文学报》

来,而你们还太小,只要不断努力,将来就一定飞起来。到那时,你们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方了。”兄弟俩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,并不懈地努力着。等到他们长大——哥哥36岁、弟弟32岁时,两人果真飞起来了,因为他们发明了飞机。这个牧羊人的两个儿子,就是美国著名的莱特兄弟。

信念是一支火把,它可以燃起一个人的激情和潜能,让他飞入梦想的天空。有时我们也会说:“我想……”但是,我们只是“说”而没有“想”。“如果真的‘想’,就一定会付诸行动,而且一直朝着‘想’的方向。”

摘自《经典美文》

清朝最倒霉的官二代

水镜河

清代乾隆朝出过不少贪官,除了我们熟知的古今第一贪官和坤,在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7年)时候,还出过一位很厉害的贪官,名叫王

宝。如果不是有和坤,估计他就要成为清朝最大贪官了。而负责查抄王宝望的闽浙总督陈辉祖比王宝望还贪,伺机占有了前者的绝大部分家产,后来却主动撞了乾隆的枪口上,堪称清朝历史上最倒霉、最弱智的贪官。

陈辉祖和王宝望一样,都是官二代。不过他的父亲更牛一些,是宰相陈大受。陈大受同志历任吏部右侍郎、兵部右侍郎、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吏部尚书,六部的部长做过三个,而且是最肥的三个。在乾隆十三年(公元1748年)的时候,升任协办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)、军机大臣(相当于宰相),地位显赫一时。本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惯性思维,陈辉祖一出道,就被乾隆

招聘进了财政部——户部,官居户部员外郎,以后历任陈州知府、安徽布政使、广西巡抚、河东河道总督、两江总督等职。

按说做到这么大的官了,也该享享清福,稳稳定定干两年,以求光荣退休了。不成想世道变了,乾隆朝后期不产清官,专产贪官。陈辉祖这位仁兄也随波逐流,干起了搜刮刮民脂民膏的勾当。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时候,同为官二代的王宝望东窗事发。这位主儿事情败露也是自找的他。当时甘肃的一案子牵扯到了他,他本来死撑下也是可以糊弄过去的。谁知到他欣闻乾隆南巡,路过他任职的杭州,有意巴结一番,主动提出捐赠50万两白银,以帮助政府共渡难关,修缮海塘。这么大的派头一下子就把乾隆震了。

乾隆怀着吃大户的心情住到了他们家,这边看看,那边瞧瞧,哪一样都是真金白银。好小子,比我还

有钱,查!结果一查,王宝望同志在甘肃和浙江的腐败事迹全部暴露,受贿总额超300万两白银。对付贪官,很重要的的一项工作就是抄家。抄王宝望家的光荣工作就交给陈辉祖同志来办了。

陈辉祖经过这么多年的贪污腐化,胆子已经肥的流油了。原本乾隆是计划让他抄了王宝望的家,把金银财宝收归自己的小金库的。可是陈辉祖比乾隆还贪,直接就把王府中最值钱、最上等的东西都弄自己家了。为了欺瞒乾隆,他故意另外假造了一份抄家清单。按照程序,他应该交给乾隆的是这份假清单,谁知道这位仁兄看着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乐昏了头,把真的那份清单交给了乾隆。

乾隆一看上面的珍宝,急不可耐地跑到小金库去验收。结果上面记载的玉瓶、玉山子等物件全无,细细一核对,少不是一星半点。就这样,乾隆再次祭起反贪大旗,抄了陈辉祖的家,顺便逼其自尽。当时老辉祖就这事编了首颇为喜感的歌谣:昨日抄人家,今日被抄家。贪官皆上路,百姓笑哈哈。

摘自《非常关注》

美文闲读

法国葡萄园的采摘日

Beatrice

“波尔多的酒庄主,如果不是在中国推销葡萄酒,就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。”近年欧美经济不景气,而中国经济持续走高,不少波尔多的酒庄都想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。无论他们一年往中国飞多少次,有一个日子他们一定会在自己的酒庄待着——葡萄园的采摘日。

听法国人讲种葡萄酿葡萄酒,有一个词反复出现——Terroir,可简单地译为风土,即土地和气候。要种出好的葡萄,就是要在合适的土地上种合适的葡萄。法国的种植者在它们生长发育期间只能做修剪、除草除虫这类“维护”,而不能做浇水灌溉等有“违天意”的举动。因地制宜,而后听天由命。在每一年的种植中,酿酒师代替上帝作的最重要的决定,就是决定哪天开始采收葡萄。

法国波尔多梅多克地区一般在九月最后一周开始采摘葡萄,有些大葡萄园的采摘时间可持续两三周。不同的葡萄园会根据各自葡萄成熟的状况来决定采摘日,在D-day临近时,他们每天都会吃园

当被忧伤劫持时,我学会了“书疗”。

多少次,我从自家的书架上拣出雨果的那部《悲惨世界》,会晤16岁那年结识的小珂赛特。我要看一看,穿着破旧衣服的珂赛特,还走去去森林里提水的夜路上吗?当这个8岁的女孩提着沉重的水桶走在可怕的夜路上时,那只大手有没有悄悄伸过来,使她陡然感到水桶变轻了许多。那只大手,在拿走了珂赛特水桶重量的同时,也拿走了我的忧伤。想起那一年,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“先贤祠”前,人给我拍了许许多多照片,心里有个温柔的声音在说:就当是与长眠在这里的雨果合影了吧。今年初春,一家电视台邀我去担任“西方人文大师”主讲,当得知雨果已被人抢走,我于是选了巴尔扎克,因为讲巴尔扎克注定绕不过雨果。200多年了,悲悯的雨果,一直用他的作品降着悲悯的甘霖,给尘世间焦渴的人们带来福祉。

些砾石的外面则覆盖着砂质黏土,排水性非常好。

葡萄园采收时,不光可以让游客多按几下快门,还能让一些学生赚点海外旅行的旅费。Pomys酒庄位于梅多克的Saint-Estephe地区,他们今年就有一个班的学生来摘葡萄。这群初中生,可不像其他采葡萄的工人那样能拿到现金,他们采摘葡萄的收入由学校来领取,之后学校将用这笔钱为学生组织一次海外旅行。

葡萄园的活儿一点都不轻松,蹲下身修剪葡萄,剪一小腹、膝盖和脖子就开始酸了。剪下的葡萄串还得把它们倒到一个大背篓里,再背着它们上几级楼梯,将背篓里的葡萄倾倒在货车里。之后这些葡萄就会经机器筛选,除去梗及发育不良的小葡萄,留下大小合适的葡萄开始进行压榨发酵。波尔多有不少酒庄采用人工采收,但也有不少酒庄采用机器收割,这样效率更高。

在波尔多,没有人会说某一个年份的酒不好,最坏的年份也就被形容为“中等”,他们常常用各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“中等”年份:充满魅力的、神秘的、意想不到的……对于这套语言,我们可以称之为波尔多语,在外语学院学不到的,得亲自来自波尔多学。

摘自《知识窗》

从台湾来的毛老师认真地问我:“为什么那些在世博会上排队等待的人们不带着一本书呢?”我被问得张口结舌,只能替那些忘了带书的人道歉。那些在长队里无聊赖地玩手机的人,舍弃了被好书抚慰一下的美好机缘。

一个评论家的“酷论”说,好的阅读就是引爆的炸药,它会在你心里炸出一个大坑,并在你身上留下终生难愈的无数细密难言的伤口。检视自己的心与身,发现它们幸运地拥有着属于自己的“大坑”与“伤口”。我想,生命若要与“浅薄”决裂,大概离不开这样的“大坑”与“伤口”吧?好的书,会以撕裂你的方式,拯救你。

书可疗伤,书可疗俗,书可御寒,书可祛暑。海子走时,带了4本书,他肯定是打算到那边去精读的。真想知道,那根棒木,可又幸福地揍了他?

摘自《青年文摘》

煮雪烹茶之忆

卜毓方

曾经读过林清玄的一篇《煮雪》,说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,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,对方听不见,只好回家慢慢地烤来听。这故事美,美的情感带有侵略性,面对锅内滋滋作响的融雪,我也变得神经质起来——恍惚间,在炉火之上,在水蒸气之上,我看到阳光,看到多情多热的东莞的阳光,正在文章中升温,盘旋。

那阳光对于此刻的我未免太豪华,太挥霍,眯上眼,一个愣神,老先生乘虚而入——闯纲。应是我乘虚而入,闯入老先生的一篇随笔《我的邻居吴冠中》。年来我因写作《寻找大师》,寻踪寻到了吴冠中,恰巧在东莞期间,又读到了阎先生的大作,觉得他一篇短文引发的感情海啸,超过了我既往掌握的素材的总和。譬如,他在文章中披露:“更令人吃惊的是,吴老大清早头煎饼吃过,同夫人坐在楼下草坪边的洋灰台上,打开包,取出精致的印章,有好几枚,磨呀磨,老两口一起磨。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:‘你这是做什么?’他说:‘把我的名字磨掉。’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……’他说:‘不回了,用不着了,谁也别想拿去乱盖。’”阎纲先生感叹:“多么珍贵的文物啊,为了防范赝品,吴冠中破釜沉舟。”

又一愣神,阎纲先生身后站出杨匡满。高高挑挑本应去打排球,却斯文文尽显书生本色。杨先生著述等身,我独钟情《季羨林:为了下一个早晨》。2006年,我撰写《季羨林:清

华其神,北大其魂》,写到1978年至1984年,季羨林在北大副校长的任上,长长的五年,研究干了些什么?空白。在我的笔记本里、大脑里,一篇空空如也。抓耳挠腮之际,查到杨先生的文章,犹如瞌睡了有人送上枕头。我大胆当了一回文抄公,抄了将近两千字。书内,读者看到的是季副校长的五年辛劳;书外,我看到的是杨先生温文尔雅的笑。

雪化了,水开了,我沏了一杯茶,黄山茶。黄山茶使我想起严阵先生。其实严先生是山东人,闯入我生活的时候,他是在安徽任职。那时我在北大读大一,他是一路飘红,如日中天的青年诗魁。我购下他的第一本诗集,叫《竹笋》,我尝试用他的“竹矛”冲锋陷阵、攻城拔寨,直到若干年后准心校正,目标由有韵的诗词改为无韵的“离骚”。而后,20世纪80年代,机缘凑巧,我得以编发他的一篇纪实文学,是关于煤矿工人的。再后来,20世纪90年代,惊讶于他已移情丹青。这次东莞会晤,堪谓三生有幸。

见贤思齐,我搁下茶杯,转身拿起画笔,案与纸与墨,是现成的。画什么呢?就画窗外的雪。一阵横涂竖抹之后,思虑又跳向了张同吾。涂队,张同吾之前,分明还想到周明。只是和周公太熟了,熟视而无睹,无需特别回忆,而张同吾不同,我俩是初次见面。其实早就神交,因为欧阳中石。我为欧阳先生作传,遍寻他在

假如希望真的能飞

[美]威廉·贝纳德

一百多年前,有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替别人放羊。一天,他们赶着羊来到一个山坡上,一群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上飞过,很快消失在远方。牧羊人的小儿子问父亲:“大雁要往哪里飞?”牧羊人说:“它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,在那里安家,度过寒冷的冬天。”大儿子眨着眼睛羡慕地说:“要是我们也能像大雁那样飞起来就好了。”

小儿子也说:“要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多好啊!”

牧羊人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对儿子们说:“只要你们想,你们也能飞起来。”两个儿子试了试,都没能飞起来,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父亲。牧羊人说:“让我飞给你们看。”于是他张开双臂,学着大雁的样子,但也没能飞起来。可是,牧羊人肯定地说:“我因为年纪大了才飞不起